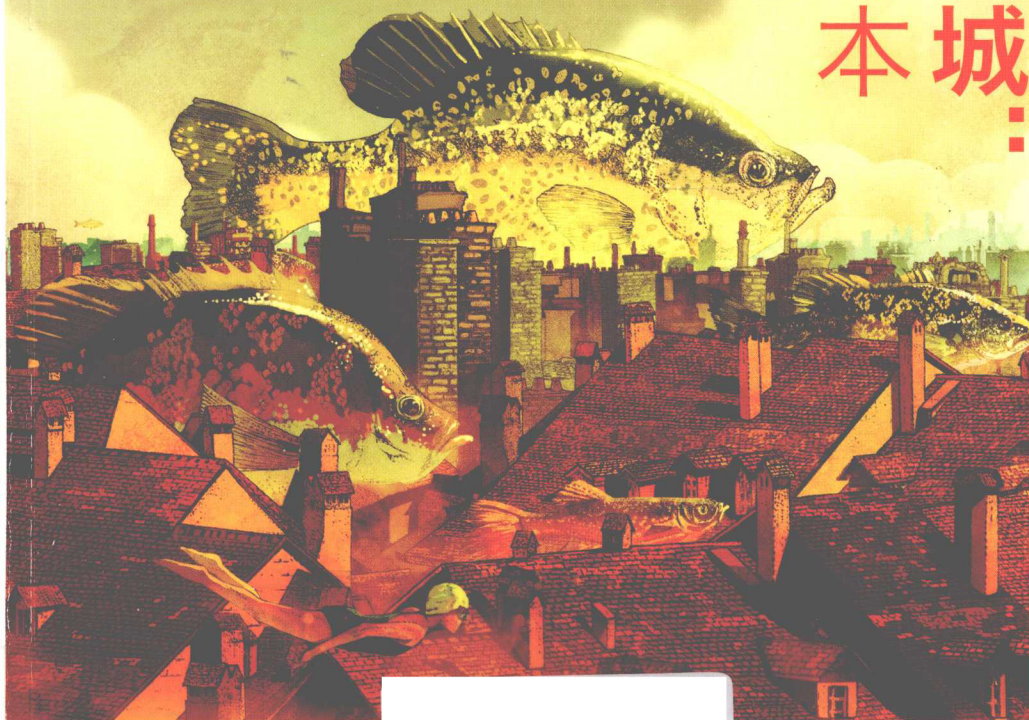


潘海天  
×  
有时右逝  
等  
著

# 毁灭之城： 生命副本



潘海天

有时右逝

杨叛

万象峰年

武束衣

郭步调

七月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 毁灭之城：生命副本

潘海天、有时右逝 等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毁灭之城：生命副本 / 潘海天，有时右逝等著．—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133-1137-3

I. ①毁… II. ①潘… ②有…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1390 号

---



幻象文库

## **毁灭之城：生命副本**

潘海天，有时右逝 等著

策划编辑：陈 曦

责任编辑：高微茗

责任印制：韦 舰

封面设计：@broussaille 私制

封面插画：江 杉

---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9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 刷：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10.75

字 数：185千字

版 次：2013年6月第一版 2013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1137-3

定 价：32.00元

---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序：为什么我更愿意生活在今天

文 / 韩松

以前我听说潘海天他们在弄城市毁灭系列。后来看到他们弄出来了。也就潘海天他们能把这个弄出来。这是一伙子奇人，总是在异想天开。

实际上，科幻小说中关于城市毁灭的故事有很多。小松左京让东京横滨沉没了，詹姆斯·布利什让纽约华盛顿飞起来了。几乎每一个关于未来的想象都伴随灾难。但潘海天他们这个九州的系列给我的感觉仍然超级惊艳。

我觉得，这其实已经不能说是一部城市的毁灭系列，而是再生的系列，是凤凰涅槃那样的感觉。像《北京以外全部飞起》，灾难来了，但一切再生了，北京从此更灿烂更辉煌了，更了不起了，更有话可说了。

对于这些城市的命运，各路大神们有种种奇奇怪怪的解释，全部出人意料，却又无不合乎常理，逻辑上、哲学上、科学上和情感上形

成自治，简直就像我们身边发生的。瞧，他们写的这些——

世界各洲各国都飞走了，只剩北京留下；上海像纸一样自燃，结果被废弃；整个西湖都被不明力量带走了；由于一男孩一女孩吵架生气编的小程序，发展成毁灭世界的大程序；西安其实不是一座城，而是一个故事，而初恋可以控制西安的命运；南京的消失在于它最后折缩成了一个点；柳州掉了许多火车，它们只是在“播种”；地球被切割成片，复制成了好些个版本……

想想这些，就觉得神奇得不得了。这些写作者创造出了独一无二的世界，它们与我们寻常感受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们并不是想要时时刻刻都生活在乏味的日常经验中吧。那只会令人窒息。九州，提供了另一世界的经验。

如果让我选择生活在哪一个时代，我宁愿选择生活在这个时代，因为能看到这么多的灵感的喷发。没有什么时代，比这个时代，更科幻的了。而科幻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唯一选择。只有正在走向未来的人，才能证明他还活着。

当然，他们写得更多的，是随着这些城市的存亡而存亡的人类，他们在人生最后一刻的丰沛感情。为什么生，为什么死。因此，这些离奇古怪的故事里，有一种信仰一般的东西，有一种严正的东西，一直坚持着，多少年来，不因事物的变化而受到干扰。也许只有幻想才能赋予这种力量。

这些貌似或悲惨或凄切或感人泪下的故事，却给了我生活在今天的信心和勇气，虽然，今天城市的灾难很多，许多人都在争说世界末日。

我们不能以表面上的东西去看一件事情。

比如，你不能说一个人批评一个城市存在负面问题，就把他视为

这个城市的敌人，要加以打倒，乃至关进监狱。

九州的作者们用纸和笔，用电脑，把这些城市毁灭，乃是因为他们深爱着这些城市。

而正是幻想，让我们摆脱了世界末日带来的恐惧，从而畅游在无限自由的海洋里。

因此我要说，这本书，展现了幻想文学独具一格的魅力，它把自唐传奇《西游记》、中断的传统弥合了起来，又添加了新元素：相对论的，量子力学的，宇宙论的，信息科学的，语言学的，等等。

我读了后，觉得自己的思想，也像北京城一样，更灿烂更辉煌了，因为这些故事打破了限制思维的枷锁。这个枷锁就是要求你只能这么去想而不能那么去想。这是中国很久以来无法产生盖茨乔布斯爱因斯坦霍金的一个原因。但现在，我们看到了希望，虽然是那么的朦胧。不管怎么说，首先要有幻想，还要有理想。

秉承着幻想和理想精神的这些人，是年轻的、全球化时代的写作者。他们写的是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的想象，或者后工业化以及新工业革命的想象，是数字化存在与3D打印机相结合的想象。这种新的文体是很酷的，像当年的摇滚一样，可以横扫千军万马，虽然，也常常还很脆弱。

能与这样一群奇人相识，并读他们写的奇书，是我的运气。而他们活着，就是我们的福气。希望让他们把一切城市的未来继续想象下去；也希望让我们继续活下去，这样，每一座城市才能宜居，而不被末日所困。

目录

序：为什么我更愿意生活在今天 / 韩松

- 1 生命副本 / 晴川  
49 Biu 的一声消失 / 七月  
85 播种 / 万象峰年  
141 宫城记 / 杨叛  
165 北京以外全部飞起 / 潘海天  
205 命·不服 / 有时右逝  
235 芳草萋萋 / 武束衣  
281 南屏晚钟 / 郭步调

生命副本

文/晴川





哈尔滨的冬天很冷。冷到不宜人类居住。

现在已经没关系了，室内永恒的二十摄氏度——当然在你有钱交采暖费的情况下。

古时候，这里是死亡之地，流放宁古塔，指的就是这里。典型有去无回的蛮荒之地。但我喜欢冬天，低温适合我的生存。

我是在大直街上，建大附近看到他的。哈尔滨有几所学校建筑式样很有特色，建大是俄式建筑，墙体奇厚、冬暖夏凉，地广人稀的国家习惯性地浪费一切资源。所有俄式建筑，人住起来都会觉得舒服，缺点是窗户有点小。

我正欣赏墙上的花纹，听到“砰”的一声，回头就看到了他。

他被车撞了，倒在地上，头边一摊血，边上还倒着摩托车，应该是骑摩托出了车祸。

我过去用大侠的手拍按他的脉搏。他还活着，但是他的耳朵正在

流血，以我从别人处偷来的知识可以知道，这家伙大脑受伤，快要完蛋了。

这是他的不幸，却是我的幸运。

他要死了，而我，可以换外壳了。

我按着他的头，旁边有两个年轻的过路人，想把他抬起来，我还需要确认一些东西，所以，我告诉他们：“这个人颈椎可能受伤，最好叫救护车来。”

他们见我手法专业，当即服从，于是，我可以双手放在他颈后，貌似在查他的颈椎，其实，我只是要确定，他的生活，他的记忆，他的思维方式，是否适合我。

运气不错，这家伙一切都好。我是说，他的思维逻辑很清晰，理智自私不冲动。而且他的配偶死了。而且他居然是工大的教授，天助我也。

我确认完这家伙，抬头问急救车来了吗，不用问我也知道没来，然后我说：“他颈椎没问题，但是脑震荡很严重，如果不快点到医院，一旦脑部水肿引起脑疝就死定了。”众人见我说了一大堆医学名词，当即敬服，替我抬手叫出租。

于是，我见义勇为地抱起这个叫李梓的家伙，我的医生记忆问：“真名？”

我的大侠记忆说：“妈的，真逗。”

我自己说：“你他妈的闭嘴，要不是你，我根本不用惹这个麻烦。”

我的大侠记忆回嘴说：“都他妈闭嘴，谁没给你惹过麻烦？他们不惹麻烦能有我吗？最麻烦的不就是你吗？”

结果我闭嘴了。

这些死地球人可真强悍。

我抱着李梓时，医生不住地要动手检这儿查那儿，我烦了：“你他妈的滚一边去，我需要这个人的身体，你救活他老子诈尸啊？”

医生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狗屁天职，就是因为她要救死扶伤，所以她偷了我记忆里的知识，如果我不当机立断换成大侠，诺贝尔医学奖就是哈尔滨人的了。

我很想对着医生鼻子来一拳，如果我不嫌费事把医生物质化的话，花那么大劲出气是不值得的，所以，我只好以我的意志力把医生扔到小黑屋里去，然后医生狂叫起来，她叫了大约两分钟，我终于放弃，由着她去救死扶伤了。

到了医大一医，护士一看状况，立刻推出担架车来。

我把李梓放在车上，告诉大夫：“车祸，头部无变形，右颞部头外伤，呼吸浅慢，脉搏细弱，双侧瞳孔放大。”

大夫看一眼我问：“你是学医的？”

我点点头：“对，我在……”我刚想报上我的医生记忆里的医院，想起来我现在用的是大侠的身体，只得笑笑：“哈医大，今年毕业。”

大夫问：“你是家属吗？”

我摇头：“不是。”

大夫正在开方的笔停了一下，我明白他的意思：“我可以替他垫付一点检查费用。啊对了，他应该有钱包的。”

李梓还挺有钱的，钱包里装着三千元，另有银行卡数张，我拿出一张来：“有信用卡，这个可以透支吧？”

大夫皱着眉说：“尽快通知他家人。”

我拿出现金，把钱包交大夫保管，护士陪我去交了费，她一直在看我，像看着贼。

大侠肚子里说：“丫长得不好看，不然我就收了她。”

医生给了大侠一个白眼，我说：“丫不好吃，不然我就吃了她。”

两个寄生思想同时说：“你就吹吧。”

我怒道：“异种蛋白不好消化，老子不吃人，你们把老子当花仙子？”

大侠答曰：“圣斗士。”

医生说：“画皮。”

我抓狂了，我好像也复制过别的外星人，从没见过这么强悍多嘴的，地球人一定是群居群的，特别顽强特别爱交流，你妈的，老子不想知道你们的想法，闭上嘴能死啊。

很幸运，当然我一早知道这件事，李梓小朋友父母都在外地，他老婆的父母也在外地，要不怎么叫天助我也呢。所以医生必然选择保守治疗，不可能替他把脑袋打开。

于是，他的脑电波终于直线了，看着他在重症监护室里被插上呼吸机，我这个开心啊，医生立刻说：“没人性！”

我鞠躬：“谢谢，有就糟了。”你们两个基本已经像我大脑里的病毒了，如果我再有了“人”性，我就离自我泯灭不远了。

医生不像个名字，叫着容易混，所以，我们给医生起个名吧，白求恩如何？男的？男的女的真够烦的，还好，我见过二十种性别的物种呢。好吧，那叫小白吧。

小白喋喋不休地说：“你明明能救他，你这种行为，啾啾啾……”

我关上语言自动转换功能，小白的汉语立刻变成鸟叫了，唉，天堂。有点不便的是，我也听不懂边上人说话了，正好，我找个地方装睡去了，一切有大侠应付呢。

夜幕来临的时候，我睁开眼，听到哭声，原来李梓的父母赶来了，此时再叫喊着做开颅手术啥啥的已经晚了，我打着哈欠，被医生介绍

给李梓的父母，两老人满脸液体地向大侠道谢，大侠大言不惭地说：“应该的。”

家属来了，李梓就从重症室出来了，大夫的诊断是脑死，希望家属接受事实，把呼吸机撤了吧，两个老家伙不肯。气死我了。

大侠在街对面的楼顶，弄了个望远镜，一直看着加护室的动静，几天之后，两个老家伙终于熬不住轮班休息了。

我们混进住院处，等到人都睡着时，我打开加护室的门。老太太在床边上躺着，我过去给了她一点微微过量的二氧化碳，这能让她睡得更好点。然后把李梓身上的各种监视仪都摘下来安到老太太身上，拢了呼吸机插管，妈的，丫竟自主呼吸了。

小白一直尖叫住手，但是，把一个脑死的人弄没气已经不违背我的宇宙道德。所以，我控制大侠的手把一个塑料袋套在李梓头上，结束了他短暂不幸的一生。

不是我的错，是摩托车。

安全驾驶，平安一生。

我把李梓剥光，然后我现在的人形壳大侠穿上他的衣服，把自己的衣服扔到垃圾道里去。把光溜溜的李梓装进一个大塑料袋，我喜欢塑料这东西，我会复制一种有机物消化酶，对塑料完全无作用，但是对人类的尸体，却作用奇大。

我叫了一声：“小白，大侠，闭上眼睛。”

小白当即封闭五感，自关禁闭了，大侠却瞪着眼睛不肯回避。好吧，我控制大侠的嘴，一根黑刺慢慢伸出来，刺进李梓的心脏，其实李梓活着时刺进去更好，血液循环会把消化酶带到他全身，但是，活尸有时会有抽搐之类的反应，我身体里一些道德标准高的种族会向我抗议。

塑料袋里的李梓像一个慢慢化掉的糖人一样，越来越软，渐渐变成一摊棕黄色的液体，我把这堆液体拿到卫生间去倒掉，倒的时候两粒金属掉下来，我看了看，不知是什么东西，冲水。

然后我吐了，我一边吐一边愕然，怎么回事？

擦擦嘴，我明白了，噫，是大侠吐了，我因为暂时控制他的大脑，有点分不清人我。丫虽然被我剥夺了这个身体的控制权，但是，这个身体依旧是大侠的，大侠恶心的时候，这个身体还是会吐。

靠，你当初杀人时手起刀落你可没吐啊，你那还是杀活人呢，这会儿你有什么好吐的？真他妈奇怪的地球人。

我喝口水漱口，抬头，看着镜子里，大侠有一张孩子气的脸，头发很不服地翘着，眉毛很不服地横着，我笑，小样儿，见个分尸你就吐了，还跟我装。

大侠向我怒目，而后一张面孔慢慢变形，微微扭曲，像个面团发酵一样涨大起来，光滑的皮肤上汗毛孔扩大，皱纹加深，颜色变黄，眉毛平和下来，头发油油地软耷下来。大侠惊骇不已，幸亏我已接手控制这个身体，他只能在我灵魂深处尖叫：“不，天哪，好丑。”

我笑：不是你，是我，小子，你要是见这都说不要，见了我本尊，你去死啊？

微微挺身，“咚”一声，肚子出来了。

一声尖叫。

妈的，丫又吐了。

为了不让他把我的胃都吐出来（虽然那不是我的胃，我没有胃，但是，那是我的感觉我的痛），我飞快地变身完全，然后，暂时以意志控制住李梓，原因你一会儿就知道。

眼前立刻模糊，咦，不会啊，我应该复制的是健康状态的李梓啊，

我揉揉眼睛，习惯性地眯上眼睛，想，眼镜呢？靠，我明白了，李梓是近视眼啊，无语。

然后我觉得肚子痛，我尖叫，不会吧，这个时候想大便？

不行，想大便也得忍着，我已经快控制不住李梓。

我急急冲进病房，把老太太身上的仪器一点点都安回自己身上，实在没毅力把呼吸机复原，我拼命地用力摇晃脑袋，原因？

你见过昏迷多日的家伙一醒就活蹦乱跳地到处跑吗？

我觉得头晕，然后，我放开了李梓。

李梓觉得忽然间他从一片黑暗中得到了光明，他想睁开眼睛，眼睛就睁开了。然后，走廊微弱的灯光还是刺痛了他的眼睛，他想起身，发现自己头晕恶心，他等了一会儿，这会儿时间能让他安静下来，虽然他还是惊慌地四处观望，其实我应该复制他们稍微虚弱一点儿的身体的，但是，我不喜欢那种感觉，如果这个身体健康状况糟糕，我发现我的思维与情绪都会受影响。

李梓抬起手，把含在嘴里的呼吸器拿了出去，他四望一下，发现这里是医院，然后回忆起自己被车撞了，然后侧过身，看到床边的老太太，咦，这下子我对那老太太也有了完全不同的感觉，她的气味很亲切，她的悲伤，我感同身受。

李梓轻声叫道：“妈妈！”

老太太微微动一下头，李梓伸手扶住她肩：“妈！”

老太太终于迷茫地睁开眼，像是不知道自己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片刻，她喃喃道：“四儿？”

然后惊叫：“四儿！你醒了？”

李梓点点头：“我出车祸了？”

摸摸自己的头——还记得自己撞到头，摸到纱布，左右看看一屋



子仪器：“我怎么了？”

老太太终于喜极而泣。“你醒了，你好好的！他们说你……”终于觉得事情有点奇怪，大叫：“大夫大夫！”

大夫过来，一进门，看到坐起来的李梓，像看到鬼一样，尖叫一声。

李梓摸着自己的头，莫名其妙，不至于吧？李梓瞪着眼睛问：“我长得吓人？”

那大夫再次尖叫一声。

有植物人从昏迷状况下清醒的，不过，如果你认为那些醒过来的人人会像白雪公主一样从棺材里蹦出来跳上白马王子的马，你就要失望。他们大半已有脑损失，即使能说话能动还有记忆也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

大夫尖叫着一路呼啸，然后更多的大夫拥了过来，也许是更多的护士。

然后，我知道李梓这一夜没的睡了，所以，我睡觉去了。人类思维庞大复杂，他们会动用若干区域的脑细胞，只为了考虑我是现在去大便还是过会儿去，所以，多数时间，我都在想事，睡觉，或者同更深层次的其他星球上的生物的灵魂聊天。我最喜欢的，其实是一个叫梵天的星球，那个星球的人没有情绪，他们很平静，用他们的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非常有效率，唯一的缺憾是，用他们的思维方式，人会比较消极。比如，我现在想对我这样的流浪者来说，这个星球那个星球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没什么区别。我当然知道我的星球是哪一个，我甚至知道我是哪一个，我就是我出生后见到的第一个人，我复制了我的制造者，当然，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同那个人已经有了很大区别，我遨游四海，他还是实验室的一个研究员，或者，成了教授副教授之